

張文定公紓玉樓集

張文定公紓玉樓集卷之七

序 一十三首

賀摠邊嚴侯重建廨宇圖序

臨山及觀定三衛在東南極邊釋書所稱海嶼孤絕處國家命指揮優才力者摠邊事備倭奴以時警巡海上而定海其常駐所也故有廨宇隘且陋當道謂罔以重威而嚴侯克承適自海寧來蒞茲任遂拓而新之以丁亥春落成縉紳之知侯者相率以圖贈而屬文於予蓋倭奴在海外絕島忘懷我

威德時修貢獻而育種繁夥貪狡叵測得鰐則攢共蟄

唐不復顧憚故

皇朝雖受厥朝享渥賚有加然自齊魯極于南粵綿數千里薄海之地設官隄備可謂至周而其朝貢所必由警戒所最先爲東南要害者曰定海邇歲倭奴以朝貢至自以其私懸相戕居然肆不躡雖小創以遯而忮心未釋用是三衛把摠之寄當道益難其人旁咨慎覈而得嚴侯乃以授之迄今再朞而水寨肅烽堠謹肄演哨調勤而有法度屬職旗兵遞相親畏有臂指之勢蓋軍政煥然一改于舊而廝宇規制亦與俱新侯不爲能且賢矣乎夫湛盧蒙曹弗斬管蒯而尋常溝瀆則艨衝臣

艦弗以施焉嚴侯韜畧涵乎中而文雅形乎外讀書好禮工吟詠梓書籍均諸同志其施爲崇尚豈尋常武弁所能及而猷畧之誠宜其焯焯如今日也是固列郡所咸倚重而吾明人士承藉尤切則夫交譽共慶所不能已予獨得默焉乎哉

贈古濤師畫竹序

予性最愛竹竹之生惟湖湘最多往歲仕其地所至得恣情焉正德乙卯歸隱於四明首植竹數莖於所居之東偏日夕遶其下冷然喜也聞僧有古濤師者亦好竹一日至廣福寺見壁間畫竹問曰師何爲其好竹也亦

有說乎古濤對曰有夫炎涼不能移其色繁華不能尚其素特生而不倚處幽而不亂外清淨而中苦空者是吾之所爲好也予曰是於體則似矣而用猶未也古濤因曰先生之好之也何如曰夫專而直圓而貞節而通穿土壤而不汙參雲霄而不亢厲霜雪也非猛而絕埃塈也非狷斷而吹之象鳳鳴諧韶濩宣八方之風而協萬民之情焉是吾之所爲好也以師之體達吾之用亦易耳然師老矣不可以復爲也雖然涉於道吾見叢棘棧棧矣陟於岡吾見榛莽翳翳矣安得夫孤標直節脩然離客塵而大者邪昌黎之大顛東坡之佛印彼皆有

所取乎爾于時張子畸人者在座莞爾而笑或曰竹苞
固而節勁歲寒不凋故繪之以爲師壽不惟其好之云
爾蓋古濬出鄞東舊族石氏爲都綱禪師二十年今年
壽八十九月十一日其生日也雖其法不以脩短爲事
而冲漠恬愉自足以得壽其所論好竹云云固以自狀
非夸言吾黨士夫多樂與之交畸人其最厚者請予書
之

贈天竺無際師序

正德甲戌春二月予省覲還京師道杭城聞三天竺之
勝携友人游焉出蘇堤覽六橋而西澄波列嶂林花峩

柳隱映臺榭間越十餘里景益幽邃而飛來蓮花諸峰
如神鏤鬼輸剝目怵心長松翠篁映帶泉流颯然如隔
人世又數里則乳竇白雲獅子雙柱諸峰森秀薄天左
右拱揖所謂三天竺者相望其間各二里許而朝爽夕
佳至上天竺乃窮則爲之停車解衣盤薄烟靄而無際
師者帥其徒出迎供茗菓具殼蔬欵語几閣間久之若
對野鶴孤雲憺焉忘歸日晏留詩而別已而宦轍東西
恒思再至其地一遲懷焉而不可得乃者無際遣其徒
往數百里謁文於予乃知師之不能忘予亦猶予之不
忘志師也詩曰天作高山山皆天作而幽奇名勝之處

注意焉者亦猶人皆天生而曠達超逸之士則
曰惟天之所厚然名勝常在而其人不可以數遭也故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若無際其可與言矣乎雖
然無際之號則大矣抑亦吾之所謂無際乎其非也吾
所謂無際云者浩浩其天無意無必焉者也不以徑取
不以正獲不然有意於無際猶有際也去而有際就吾
無際則吾固有說焉其尚齋三月而後請

送郡侯周公入覲序

孔子論士主於行已有耻究其久至寧取硜硜信果之
夫而便儇巧僥之流不與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

可以有爲夫木必有幹而枝葉依之不然身且不能自植而徒曰經濟經濟其誰能信之間或稍扶風節曉曉焉揚清而耀白招人之非而表其是則夫片善一德已不能自容於其身其何以任天下故先儒又曰成天下之事者不貴於才而貴於量雖然節以持之量以受之才在其中矣周公順卿之守寧波也家累不隨酒肉不御音樂不聽菜羹疏飯日旰乃進於世味泊然無所嗜清約之風古亦何可多見而公處之如竊脂不穀騶虞不殺性於天而無矯於外其德操風度不可跂而及憂夫任重有餘地焉於一郡乎何有是故其治民也撫之

以忠而施之有漸公而明生焉其明非察廉而威生焉其威弗猛苟利於物衆挽而弗能止苟害於政力推而不可動鰥寡得以輸其情而豪右莫敢張其勢是以蒞政僅再朞而民咸懷之詩曰愷第君子民之父母非公其誰哉然後知天下國家所藉於士君子者其所重固自有在而衒才役智之徒果不足以濟事孔孟之言爲必信無疑也顧才炫於外者易見而根於德者難知知不知於公無與也然

明天子新即政首覲群辟將大彰黜陟以風厲天下本末輕重其機胡可以不審也書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

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如周公非古所謂循吏者耶予雖處僻陋嘗竊懷先聖賢之意而槩心於天下久矣於公行得無懷乎敢以所聞於鄉先生者於釀餞也布之

送寧波郡守周公述職之京序

上即位之二年春正月當天下述職之期寧波去京師四千里而遠郡守太倉周公以元年秋九月戒行提舉市舶謝君輦請於予曰惟寧波爲

國家要郡原田沃衍民勤而地治海錯魚鮮之美甲天下財賦所入非禹貢之舊山川秀淵而民多智僻陋深谷咸習舉子每大比中式士居浙藩三之一進擢甲第

一舉或二十人然其地墾入東海閩粵商船上下往來
島夷朝貢捨舟登陸跋涉於斯夫財貨聚則事多而弊
積不可勝窮人材衆則觀聽巧而論議多不可以旦夕
謾聲輿言直海徼則封守所在恒戒不虞而海外屬國於
是乎望氣色探風聲焉且今武備雖屬之軍衛董之憲
臣而偵邏徼警民牧兼之內赤子外龍蛇撫禦恒異爲
之守者其責任重且要非列郡比而周公以禮部郎中
來守茲土鎮以廉靜撫以忠勤綏以仁恕不事表暴不
尚文法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行之二年而民懷事叙頌
聲四起豈惟中土賴之而椎髻南服且將聞風慕義於

滄溟浩渺之墟庶幾天無烈風暴雨海不揚波之休乎茲固

皇上盛德而我公導揚之力亦惡可誣吾儕奉命于茲惟文遠人是職內治不修控馴焉恃佩誦公德誠不容口矧

聖天子不釐群工會同惟初海隅之邦以我公入覲元首股肱可謂盛哉紀

聖明之治與我公之績播聲教於萬里外國而昭示久遠不可無文文非吾予其誰宜予不佞既從鄉大夫頌公至是固辭不獲而謝君嘗倅吾郡其言皆信遂叙次

以復

賀黃巖劉先生陞江西憲副序

黃巖劉子舜鼐以南京戶部郎中考績之京未幾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承

勅督贛州兵備

命聞鶻都客有過予言曰劉子上黨名家也伯氏紫巖公弱冠及第馳聲翰林三十年劉子之所熏濡於伯仲間者皆文事也舉進士被

簡入翰林讀中秘書已而復以給事中改史職入翰林其履歷於宦途者亦文事也其動容和而有則其言論

辯而有序詞章纂述鏗然而金石鳴蔚然而鸞鳳翥得
之心而形之外者又孰非文事也平今縱不能還之詞
垣而處之遠外則彼董正學校之司非其所優爲乎而必
以武事屬焉殆非所以處劉子也予曰不然天下事同
歸而殊途而君子之於天下也亦惟不器之爲貴劉子
居翰林則文章見焉在諫垣則忠謹聞焉處戶曹則稽
覈之精出納之慎著焉是其可以器目之乎且夫有文
事必有武備南贛之任安知其非所優爲也方紫巖公
之在翰林也亦嘗出試於兵曹出試於銓部矣是雖由
一時嫉忮者之爲而公之不器之其蓋於是乎見是故

進而爲少宗伯爲冢宰損益宰制之間有迎刃而解之勢天下之以變理寅亮望之蓋若干年矣

聖天子篤不忘遠之志謂南贛去京師數千里當荆楚吳粵之衝一或有事則肢體之不寧固足爲腹心累也是以選擇而任劉子他日威德旁流民夷綏服以益顯其不器之用由是進而爲卿爲輔大展其平生而燁然與伯氏駢輝則今日之行實爲之階也而胡可少哉吾子之言無乃舉一而遺二乎他日戶部郎中徐氏

主事胡啓忠氏嘗與劉子同寅而重其德義者相與徵予文以賀予昔在翰林嘗從紫巖公後邇歲起廢來留

都幸獲交於黃巖今茲誤官吏部又辱侍公左右日領
教言而知黃巖益深乃述對客之言以告徐子胡子二
子皆應曰然遂書以復

送唐君出守太平序

瓊山在大海之南其風氣畜而弗宣故其人士往往完
厥才器以克臻實用予所知者若南京戶部郎中唐君
其一也唐君二守於寶慶踰年而調武昌武昌之政予
嘗見之矣蓋居會城之內當入藩之衝

宗室列焉撫巡藩臬之司臨焉五方之士民相出入會
萃焉酬應如彼其繁也唐君八年於是歷任如彼其久

也八載之間所更監臨之司數十百人伺而察之者如彼其衆也然而有弗疑必問焉有弗勞勞必委焉有弗勸勸必先焉有弗舉舉必及焉向使其才足以有爲而志慮少有弗實入固將覩其間隙以生異議雖欲保厥令名以及今日庸可得乎迺者當道知其賢以南京戶部郎中擢守廣西之太平太平之政予又得而逆見之也蓋其地僻在南徼其風氣猶閼也而厚斯存焉其民夷雜糅也而朴斯寓焉以君有爲之才而仁厚以撫之忠信以孚之其有不感而化者乎且太平密邇交趾交趾之不修職貢于今若干年當道者選擇而用君豈

惟以爲太平抑亦將以來遠人乎吾見聲實並懋而超陞大拜之有日也予每病夫夸誕之悞世而雅有取於唐君之實角於其行固將張之掌科林先生者君邑人亦予所雅重者也爲之謀所以贈於是乎言

送別王生師觀序

陳師魯氏別予十有三年矣今年夏遣其門人王生顥自楚攸視予于留都至則予以奔喪歸四明且一越月矣生乃不憚跋涉自留都來吊已而以教言請
不抱
曰知
衰疚僂焉無以答王生北墳之生作而曰敢問
也者知也問行曰行也者行也敢問知行二平
孰云

非二然則謂合一者非耶曰未始不合一也不達曰知
崇效天禮卑法地天陽也地陰也謂天地非二得乎陽
根陰陰根陽交運而無方謂天地非一得乎曰何如斯
可謂之聖矣曰知之至也行之至也斯可謂之聖矣曰
古之聖人有優劣乎曰堯舜文王孔子吾不能差其優
劣也曰其力量可得而言歟曰噫淺之窺聖人也而以
力量言聖聖也者大而化之化也者如天之化渾乎其
無跡也不慮而得不行而至夫何待於力夫何有於量

送別俞侯還台州序

不勞而動物者其誠乎今夫士抱才智觥觥焉斬自見

者非不巧規避而工績飾也而或百孔千瘡日以布露
而不可掩傳曰忠信爲周其弗信矣乎浙東諸郡明與
台也相望於東海之堧士敏達而民巧慧一也敏達則
不可欺巧慧則好伺而輕議吏其土者殆亦不易爲矣
俞侯貳守於台之士若民無弗賢之者會吾明太守
王侯以考績去當道議曰明之爲郡塊焉出東大洋之
上倭奴之所下上汀漳奸細之所窺伺而出沒也撫赤
子於內而禦龍蛇於外必得其人得其人莫如用俞侯
乃檄侯攝篆於明不數閱月而明之士若民無弗賢之
者侯悃愞而文明敏而才諒公誠公也廉誠廉也惠誠

惠也則其于台于明人之賢之無間言者夫豈有所掩
謾矯飾而得乎哉夫然後知誠之爲貴也侯茲適台而
明人如弗能釋予方儻焉苴經不獲從鄉大夫出餞乃
述明父老之意以贈而因以質台之人士其以予言爲
信否也

送郡侯遲菴王公陞山東憲副序

萬物莫勞乎天亦莫勞乎聖天之道體物而不遺聖人
之仁體事而無不在惟不遺故瓦礫皆道也惟無不在
故昆魚草木皆仁也雖欲自逸夫惡得而逸諸是故天
之於物也燠之寒之宣之節之燠之澤之啓之閉之蓋

歷萬古而不舍晝夜勞孰加焉聖人之於事也拊之循
之作之迪之芟之剔之固而護之曲而防之蓋終其身
而不憚一瞬勞孰加焉夫惟無逸於我而後無病於物
而後無戾乎氣而後無歎乎志楊雄有言天樂天聖樂
聖其皆出於勞乎今之人遺世以爲高勤物以爲俗事
大曰不可爲事小曰不足爲咸若是天下將惡乎待哉
金壇遲菴王公以四明太守擢憲副於山東時通州馬
子以兵部郎中謫推四明爲之徵贈言於予予惟憲臬
之司於吏情民隱無所不當察苟戾於法無所不得問
書曰由慰日勤罔或戒不勤言折刑之難也予嘗有見

於王公之政矣公始以吏部郎中出守東郡戊子之夏
予應召之京四方官舟集東郡者日數十艘公節量酬
應各適其宜四方之人無弗噴噴然譽之地闢而事治
問其民民懷之間其吏吏威之徙而之四明四明之士
民感而頌之有加於東郡公其勞於民矣乎然公之改
四明也以便養請也比太夫人就養朝夕承事得其懽
仲氏卒業予門公誨而愛之因其心所謂以孝友施于
有政公不爲仁人乎哉於以持憲節於東魯吾見東魯
之民之蒙澤也顧公廉直有文高明而弘闊嘗自贊曰
見勢利而畏濡以靜退而爲上若將有不屑世故之心

焉此固公之高致而天之所以畀公者殆不如是也昌黎不云時人聖賢之身聖賢時人之耳目也公受耳目之寄於天豈其任斯民之顛危而不爲之所乎希聖希天之說吾非王公之語而誰語

賀定海大尹王侯榮膺勞典序

定海縣庠生章會暨其弟普以其舅氏慈庠生襄景文者子妹婿也因之以謁於予曰上元王侯之令吾邑也視斯民如其子視官事如其家固固無滯囚而窮閭之下無寃民含困有羨粟而薄海之鄉無侵歲杜詭寄摘屢懸清飛派屢田畝覈稅賦數十年載盈之徒一朝而

見天日優禮生徒課誨以時民悅其澤而士孚其化非
一日于此矣當道賢之爲之獎勵者數四而近日臺臣
以督醞按部又從而嘉獎之會等覩茲盛典思有以揄
揚其美而愧不文不足爲侯重先生密邇隣封侯之政
聞之熟矣願惠而責之言焉予曰王侯之政則予聞之
矣然方其在官也而諸生頌之無乃嫌於佞乎生曰不然
守令之於民有父母之道焉其於士有師弟之義焉
是故昔之人有躋堂而祝者矣有聞令而諤者矣有乘
竹而迎者矣有夾騎而行者矣而况我侯之公直雖一
私不可以干亦奚俟之避爲予曰然昔鄭人游于鄉校

以議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進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夫使王侯聞諸生之言也而亦懋其善其爲澤豈止一邑哉感而頌之又豈止一邑士哉乃次第其言以復

慶太親翁槐庭陸公榮封序

盛治之世上欽福以錫下下保極以錫上故其時不惟朝著之上人才充焉而山林泉石亦必有皓麗韶蕡之士食福乎其間以昭一代之運若吾鄆槐庭陸公則又獨膺其最盛者乎公生自宣德間至于今歷七朝年九

十有五

列聖之封培冲和之薰洽海內蒙福固多其人而公之一身則舉箕疇所陳而又有加焉何其盛也陸氏自康僖公起家進士爲大司寇公弟碧洲公繼之以監察御史歷官憲副長子登倅通州遷碭山令仲鉞將授官辭歸侍養季鐘游庠校有名諸從子又方躋顯仕鏗鞠震時譽公于其間疾疢不能嬰其躬憂患無以饁其志年踰大耄而聰明強力不少渝於平生迺者恭值

皇上誕育皇儲

覃恩天下公以通州滿秩榮被

恩封則夫膺氣數之尤而昭

錫福之盛如公者海內誰多得耶公孝友恬素崇儒而尚禮峻不睽岐和不媠昵肅雍之風自閨闥而鄉間未嘗少間與人居或坐立終日未嘗見跛倚焉綜理有方家日恢裕而屏華崇實泊然無所競於時守信行義毅然不少牽於俗奉蒸嘗致其洗腆見貧乏周之恐後壽既益高賓朋稱賀避弗納有司以優老有

詔請冠帶弗許其平生保極以錫

上者蓋如此迺今卒受褒章輝耀桑梓而歆艷夫鄉之人豈偶然之故也予不佞竊念先吏部公嘗與公交游

每誦公風情弗置茲又幸締姻公門聞公榮壽益康欣慶之私亦欲從諸親後奉觥而糜職未遂適公從子憲副君拜

表南還乃書此而將之以遙致頌祝而敢勸歸極之民焉自茲以往公其享無疆之壽上亦有無疆之錫哉

送鍾訓導遷政和教諭序

四明司訓鍾國華將行鄉大夫錢之城西而屬予以言贈予乃言曰鍾君分教吾四明絕三年門下士取科第揚碩譽者甚盛鍾君其善教人哉雖然四明自古稱文

獻地在漢中丞任公染虞氏伯仲南虞文懿賀秘監宋
楊大隱杜醇王君一高獻敏萬竹生化生舒文靖沈端惠
楊敬仲袁正獻樓宣獻諸公咸以聖哲藝推宗於時蓋山
川之靈秀孕於人而卓詭宏碩代未小嘗乏焉况

國家重熙累洽風氣日丕變其士之加盛于曩昔固其
宜也而人必曰鍾君之功其信然乎哉維建州界吾浙
藩之南其地靈其才傑亦不下吾四明政和於建州屬
邑也其山川不宜獨異而求其間知名之士則自漢以
降千餘年指不能一再屈何其難也且今文教誕敷之
餘自畿甸萬里外荒阤絕域亦罔不爲德况政和去京

師五千里而近與建陽壤接者小是宜其才彬彬以出
而未之聞焉其必有待耳鍾君善教迪既已牧於四
明行且益勵厥心以淑政和之人士政和之人士他日
與四明並其誰不曰鍾君之果善教人也夫益信鍾君
之賢吾將於是行也驗之鍾君曰敢不勉遂書以爲別

張文定公紓玉樓集卷之七

張文定公新王樓集卷之八

序

二十七首

壽上柱國元輔桂洲先生夏公六旬初度序

今天子察幽明之故達禮樂之原務民義則至于敬寡屬婦事鬼神則至于咸秩無文而創述沿革往往沈幾先物淵衷所存天倪莫測及其駕馭臣工則叅伍異同以觀其變錯綜隱顯以覈其實故一時左右先後之臣非智則無以得將順之端非敏則無以周應酬之劇非忠則無以遁情僞之形其不亦難矣乎元輔桂洲先生夏公事

主上二十年受

特眷膺殊數至于今益隆不衰豈易而得也竊嘗見聖心勤民羅遠而察微

宣召謀議不間宵日

御墨諮詢一日或再三下

天語簡奧人或不能以句而公妙悟旁通對揚敷奏曾不移晷而動中

聖慮是以大而

郊廟祈享之至細而禫襍招梗之文近而宮廷注措之儀遠而疆圉震綏之術一時並舉而不遺焉不其盛歟

然始而忌公進者中而害公寵者百計構誣而公一以誠處之赤鳥不搖而碩膚無斁不其休歟蓋旣明且敏而本之忠誠累歲月遭訛抑不少渝

知遇日隆愈久益孚經綸參贊惟吾之欲爲以臻茲盛焉故曰豈易而得也公今年壽六十上應而下施窮日夜不少暇而精力堅完積勤而不倦於以見公之所養爲何如而天壽平格以祐我

國家其可涯也哉夫公以一身繫天下重天下願公壽康而祝以無疆者不謀而同固其宜也而錦衣之職微循官廷導從

法駕朝則與輔臣夾侍

一人咨謀動息率先知之其於公贊襄之勞也遭逢之不易也蓋目覩焉久矣夫知公最真則爲天下以遐筭祝公其情尤最切也於是都督春臺陳公暨厥僚友將及公慈孤之旦展慶祝之誠乃相與踵門請予文予辭不獲引舉公勳德之盛所日見於諸公者序以諗之且以信於天下云

壽
元
桂
生夏公六旬初度序

君子以一才繫天下之重福履壽車輿天下偕焉而天下共孰能釋之少師八學先生夏公以名世之

才遭不世出之

主憚心悉力納斯人於專康之域蓋若干年于此矣人之以遐祉願公^{是獨}公願也哉公始自諫垣發舒忠讐禡冒濫之勲爵復奉民之侵壤往往忤權豪歛怨怒不爲卹而經畧青平鉢丘爲躬辨其王石而治安之相其後先而防慮之以至于細大之務圖揆深遠而奏敷詳明

天威回於

九重之尊而人歡動於湖山之外蓋古之以忠諫顯者鮮或過之已而辯狂誣發姦惎陷危冒險不一動其心

而益以取信於

明聖嘉謨夕入而渙號朝傳於是乎追

皇祖之初志而

郊祀之儀備焉酌古法開民麗而蠶桑之制復焉並建
九廟肇嚴

示祀而仁孝之化行焉威宣於朔漠而胡虜祝魄籌運
加淮甸而海寇傾巢策受於嶺南而交趾組頸際天所
獲莫不書尊俎而夕衽席焉蓋古之以功業顯者鮮或
迴之夫庇於宮室之下者欲梁棟之永隆焉非他爲宮
玉計也休于垣墉之内者欲植幹之永固焉非他爲垣

備計也公非今日棟梁楨幹乎哉而凡爲天下國家計者宜何如其爲心也書曰天壽平朴又曰天惟純祐命則商實公以平格得天而

皇上以大德膺純祐將俾公永享壽考以實我

邦家邦家有磐石之固而民生蒙嫗煦於無窮人情所願其孰大於是今者季夏之月廿有九日届公初度縉紳之士咸稱觴慶祝其堂而都諫北原邢君

郭君

桐山李君雙溪王君石山高君漁洲韓君暨厥僚友謂先正有言天下事惟諫官得言之宰相得行之公昔得而言之者今既得而行之文章事業光重于諫垣多矣

方將佐

明天子博采群議而悉措之行垂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則諫垣之所賴於公者不又多乎哉頌祝之舉豈宜後於朝紳也乃相率徵文於予而予亦樂爲諸君道焉

壽元老木翁老先生八十序

上即位之六年降手勅命朝臣起少傅木翁先生謝公于家所以褒崇倚賴之者甚至且引唐郭汾陽王裴晉公宋文潞公故事以速公行公以疾辭不允入朝僅數閱月以致仕請章屢上乃得歸於時壽八十矣而精力

堅完步屨輕健遐筭尚未可涯邦奇公門丁士旣倡卿大夫之仕南都者撰書幣壽公而儀制郎中陳君子文累姻于公命邦奇特爲之序竊觀近代之以老臣起廢功德隆重如郭如裴如文者誠數百年之所僅有然汾陽吾弗華其始晉公吾弗臧其終始終之際庶幾哉其潞公平然方諫臣數責於萬乘之前至於稽首引咎而猶指斥不已若不能無慙德然著我公年踰弱冠遂擢倫魁登翰苑文名動天下當

孝宗朝秘閣之經綸平臺之啓沃尤海內之所倚毗正德改元憮人搔弄公奮不顧身必欲拔根摧萌不得輒

列以去自是朝野多故幾二十年雖公杜門海壠而風聲義槩益以爲當代重

今天子眷注方殷華夷莫不跂首承風而又復勇退君子謂公之始出也爲景星卿雲其立朝也爲泰山喬嶽及歛而歸也爲精金純璧莫或疵議文章功德視近代諸賢爲何如而所以光昭國家以上副

明天子之期許者顧不偉歟今履耄益強典刑攸在

皇上勵精圖治顧問宜及夫天之壽平格也而豈徒哉此固百代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均慶况鄉後進之辱知厚者哉邦奇荷公教育于茲二紀因獲交于公子大中

中舍諸昆弟而以中翰講又辱有同年同館之好顧茲
限於官守未獲躋堂稱慶缺焉于懷敢因儀制君之請
也而發海內之通情以爲壽觴侑焉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礪
菴毛公八十壽序

君子進而利澤覃於人退而軌範昭於世修齡遐祉日
繫望於天下而後嗣聲華又得而身親見之道雖捲而
名日榮身已逸而心益樂若是者豈易得哉歷稽今昔
予惟於礪菴毛公平見之公今年壽八十七月十有七
日實屆初度先期山東撫按特疏以聞

天子嘉悅謂公

累朝名德舊學輔臣茂綏福履以躋壽考允足褒尚錫之殞牽仍

命撫按官及門存問歲給輿廩於是遠近欣欣傳誦以爲儒者之極榮

聖朝之盛事也公自弱冠發解入翰林編摩史局啓沃經筵歷宮坊學士晉大宗伯以至登秘閣陟孤卿

四朝之間以清德正學卓識宏才爲海內所倚重而執政之日

武廟時巡人情汹汹莫知底定公力極言天威之當畏

民若之可虞馳

奏至三十餘疏至於調劑防禦以感悅臣民而救寧中外則孳孳夙夜曲盡其道而後已既而協定大策奉迎聖天子入紹大統不動聲色而執孔丘於禁掖出邊戎於宮苑以快海內之人心以臻中興之盛治蓋百世社稷之功而非旦夕救時之計也况老成獻慮拳拳乎慎彝章扶善類納言容諫節用愛人凡可以致其格心永命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此其淵識遠意爲何如而亦豈易量哉及戒消辭榮超然靜適垂二十年而足跡未嘗涉公室充養完厚耄及益康天下莫不諮詢居而慰

企思之誠瞻風采而作效法之志典刑長在而德化日
隆不其休乎諸子皆績學登名駿驥效用而石溪問伯
歷位三品聲績尤懋授受於家庭而敷施於朝著拮据
於疇昔而紹述於方今志意日舒而寵澤彌新不其盛
乎夫自古名賢勳德惟宋爲盛然以文潞公富鄭公之
壽也而後嗣無聞王魏公司馬溫公之有後也而中壽
弗逮况諸公之在當時功名盛矣而白璧微瑕或不能
無求其貞純完裕粹然無疵一髮訾議如礪菴公者殆或
未易言也然則獨膺福履之盛不有自而然哉予少獲
侍公館閣間威儀文詞每愧學而未能而今亦老矣欽

慕之私蓋久而彌篤而非詎言之所能悉也今者恭覩溫綸自

天寵錫優渥則愈益忭慶不能已於有言而石溪問伯以弗獲躬與緣觴乃自述其望雲之情而屬予文以將之予謹叙公德福之備冠於今昔者以侑壽觴而暢石溪之志且以爲天下頌焉

太子太保大宗伯學士介溪嚴公六十壽序

介溪先生嚴公以弘治乙丑舉進士入讀中秘書已乃紬書史局予時甫弱冠從公後日夕被規誨公視予蓋四年以長而今且及耆矣公方膺

隆眷位極品文章勳業輝煥當代天下士以壽榮公以
爾壽祝公者何限也而兵部王事趙子元實則皆公門
千士謂予雅厚於公謁文爲壽予觀古之賢蒙之士多
矣求其兼文章功業而顯者何寥寥也豈造物自有限
制抑亦力固不相及邪予嘗從公遊南嶽而觀勝槩也
峻踊極天倚伏盤折揖向嘘噓萬變而卉木雲霏禽蟲
上下色象不可勝窮公行數十里顧予而言曰應接不
暇斯天下之至文也引脉岷嶓流澗無極瀦爲洞庭播
爲彭蠡入于渤海其蒸而升也觸石膚寸而雨天下斯亦
天下之弘業也文惟盛也故瞻焉日新業惟弘也故庇

焉日懷新則不知其久懷則惟恐其不久雄峙千古而
人心無射焉山之壽是以足貴也方公登高賦咏之餘
自爲文入廟而祀諱諱焉惟篤賢良開太平是祈蓋當
其時公文名盛矣功業未也而有意焉迺今迄

天子修禮樂贊文明之治百神既秩庶邦就輶業不可
謂不弘也行且秉鈞軸贊絲綸渙大號而通天下之志
燮調以道蘇枯腴瘠取涸鮒泳之江河公之壽當爲天
下願何如也而况於受知愛之深者乎夫訓方華國莫
善乎文尊

主庇民莫大乎業公生平楚之墟衡山之麓其諸獄

降之精乎不然何昔之所不能兼公獨兼之而造物者
又莫之限也乃相與躋公之堂執爵而祝惟曰如南山
之壽云

南京吏部尚書王峯朱公七十壽序

謂天果無心乎而加意於吾人者何其深且遠也氣運
方隆必生端淳明睿之才黼黻治化以光贊一代之盛
至於人心漸漓習俗滋下則保祐扶護俾康寧壽考屹
然而望於世以鎮浮興廢斷雕歸朴譬如巫峽懸泉彭
蠡衝濤非有瞿塘小孤以支障其間則其突駢奔墜之
勢何所不至天知其將然也而豫有以待之則惡得以

無心目哉南京吏部尚書王峯先生朱公甫翰翁冠卽
以文章大魁天下而獨稟殊質渾厚天成若昆山片珍
纖瑕莫摘侍經惺而敷析詳明掌文衡而甄別精允華
國之文焜燁於詞林拔俗之操表儀於銓部夫阿閣不
可以無鳳郊藪不可以無麟昭代文明之瑞徵公其孰
能當之及炳幾戒蒲歸休乎三江之上內無侍媵之奉
外絕游畋之娛歷華要三十餘年而翛然如寒士公府
不得致其跡鄙夫薄子不敢窺其戶綺麗豪奢之習不足
塵其聽蓋雅性不能爲矯厲而高風日見其邈悠醉
心不知所希營而百福自爲之輳集今者壽躋七十耳

日益聰明神爽益秀發遐算殆未可量此固間氣所鍾而天留者造以爲末俗計其意亦惡可誣哉然公平生涵蘊未竟設施僅及耆年而勇退急流輿論猶鬱於士林而薦剡方騰於朝著

太子而舊學是求則夫爲旱歲霖雨爲臣川舟楫以大憲吾人望者非公其誰也又安知天意不有在邪予昔從公館閣間逮今睽離日久而與公子太常典簿景固同朝每因以諗公起居而竊用爲世道慶迺者太常遷南京督府都事因得便道歸省而六月廿有三日適公誕辰督府君喜甚徵文於予以爲承歡侑予故推天意

之所爲眷眷於公者以告天下而達督府之志願相與
祝公于無窮

刑部尚書致仕高公八十壽序

世之完名備福而享上壽累千億人求一二焉不可得
也間有之必其勤力而苦志厚積而博施由是人感而
懷天豫而助而後庶幾得之若善樂清大司寇南屏先
生高公自少孝友孚於家敏信稱於鄉仕爲大司寇屬
則明允詳恪見器重於大司寇剖劇讞疑必倚公以辯
才操焯焯迥出流輩已而當道難九江則守九江難田
州則守田州難衛輝則守衛輝宗室橫雲中則撫雲中

寇賊聚江淮則撫江淮人之所畏而奮焉人之所避而就焉其力不亦勤乎忘死生捐利害必濟乃已其志不亦苦乎是故孚之以欵愿動之以威德則矛戟爲未耜矣感澍雨勤賑卹則大侵爲有年矣嚴隄防設方畧誅戮其渠魁拊循其徒從則蝮蛇藪澤爲雞豚之塲矣其惠不亦厚乎內之則畿甸也外之則蠻夷也其施不亦博乎公之爲大司寇于留都也予辱長胄監則見公恭儉恂恂色愉而辭確明習法令淑問無窮爲士夫所推服及被召還京親黨方柄用氣勢翕絕公曰是惡可久久將及焉立朝統月餘遂拂衣去蓋超然不染君子曰

嗟乎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歸休十餘年屏迹塵市構書院誨高氏子姓及他姓有志者買田若干畝爲束脩費云公位秩既高食祿既久三子二女內外孫五十餘人福則備矣學而仕仕而老人不能纖芥疵焉名則完矣行年八十而矍鑠如壯時壽又未知其所至也夫積厚於苦心則人之感之也深施博於力勤則人之懷之也衆天因人者也得人得天其誰能裁之名且不朽福履且無疆焉凡皆公之所致也公子太僕丞廷紳光祿署丞廷愉踵門而告予曰吾父老矣吾輩實欲棄官歸養然非吾父志也靡祿於茲蓋將以志養焉而色養弗躬

情曷以伸明年春正四日維家君初度願得一言爲壽予觀太傑君兄弟克守家學以恪官箴繼自今娛公心志以益之壽則又其子之致之也雖然子孫之賢孝夫誰不願焉而公獨得之其亦人之感也夫其亦天之助也夫抑亦公之自致也夫

錦衣東園徐公六旬壽序

錦衣指揮僉事東園徐公壽六十五月十有七日召厥初度鑿南都人士暨于畿甸列郡皆有賀守備南京永康侯夢葵徐公率樞府群僚奉致酒祝屬予以文予辱交東園最久知其得壽非偶也爲之序曰金陵自古稱

文獻地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定鼎于茲由是縉紳萃焉禮樂
興焉中山武寧王以翊衛元勳世紹封爵以食其土而
東閣則故守備南京魏國莊靖公之子武寧王之世孫
也生長京邑德器夙成凡卿大夫士見而無弗悅者聞
而無弗慕者交而無弗敬且愛者蓋謙冲溫粹出自性
真詳審周旋不由矯強孝於親睦於族齊祀必虔際接
惟恕遠施自厥近也歷久如其初也是以親疎遠近無
或訾議而東閣遂以賢公子名天下數十年于此矣是
惟克懋厥德以無疚於心志而暢豫其精神者壽之基

也

先朝追隆前烈嘉公象賢迨
今天子益崇世勳

龍章鳳誥屢見褒陟可謂榮且貴矣然金緋焜耀而習
超乎純綺屏鍊豐盈而味甘乎淡薄處市朝之間而陶
情丘壑席閑閑之華而馴心抑畏皮帛害金而非陶朱
計然之營也交游遍天下而非孟嘗春申之俠也園池
亭館據勝東南而非金谷梁園之靡也是維克綏厥福
以燕休其祿居而康順其氣體者壽之固也人情宜之
鬼神祐之天命保之壽之楨也有子三人英敏端淳焯

然振文譽天有作有述斯以無憂焉壽之資也年既及
耆形爽完秀眸益有加其於輯祿揚休可涯也哉壽之
符也基以凝之固以畜之損以固之資以益之符以俟
之有不祝祝斯應矣予不佞謬膺留寄有輝彰之任於
公之積德獲福克完令譽而武寧王德厚流光亦於是
乎信皆足以徵天道而樹風聲也雖莫或予請猶將張
之况重以愛葵之委乎

壽少司空董山李公六十序

天之生聰明才傑之士固將使之濟斯人焉不徒自異
其身而已多猷畧者經世以宜民高志節者表德以厲

俗工學術者紀善而教不善有一於此不爲虛生其無而有之者恒不易得間有得焉而所遇不同用亦隨異蓋遭時得君猷畧展矣而於厲俗垂教之事或不暇爲違世獨善節誼聞矣而於佐王謀國之務又不得爲夫才完而用備者不又難其人已平董山李公旣冠登進士授官工曹運用精敏而綜理微密

孝宗時清寧宮成以公贊畫居多特

命超擢顯職公三上章辭之越久始進永京凡治行焯然爲時所推服又數年轉光祿卿尋以都憲閱兵于長江以司空亞卿治河於宛洛功烈駿駿所在燁赫衆方

倚公而當儉寬作威群邪附和肆焉無復忌憚事之謬至引貪婪庸劣之流而參保衡之任言之妄至謂劉忠宣公爲蹊田而奪之牛公睥睨其時已爲氣拂會有所違戾於官聯之間曰吾不能固位以病吾職慨然引疾而退躬履謙約杜門著書慮鄉俗之日偷而立後學之指南也則爲四明文獻誌思

國家之盛典不可遺而識時務者不可以失其正也則爲

皇明正學類編蓋隨其所居而必求有益於人焉可不謂才完而用備矣乎古之謝事之蚤言錢若水著書以

自見言虞卿然卿館魏相印建制無聞卒之輕於許友流離他國窮愁而後著書若水以卑官超位宰輔太宗嘗語輕之故雖强年謝事而卒不能以片言施後世則既得爲與暇爲矣而又有不能爲焉其視吾董山公何如也然公謝病家居于今十年而年甫六十去古人致仕之期尚十年也容髮未裹步履輕健談古今事成敗得失若掌指而數計書不云人惟求舊

聖天子嘉靖多方聿新庶政一時奸佞昔所忌公者屏斥殆盡旁求遺佚小大不捐耆德碩望之臣寧當復處優閒之地哉則公之壽康豈止其一身之慶而天意其

有在也公生以六月十一日四明之大夫士皆稱慶其
庭於是鄉校士倪君汝新輩與公子維孝游而炙公最
深者謂予在姻婕之末宜有序夫以鄉校公論之所在
士皆志於用世者也則於壽公豈以其私哉故予之文
亦惟爲天下慶而不及吾私云

壽封一品夫人鈕氏八十序

壽考福澤人所同願天未嘗以輕授而人不容於苟得
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非常之福恒委於非常之德
之身焉若乃壽至於耄耋貴至於極品偕老且康優游
以綏百祿蓋振古之所罕聞而獨克膺之夫豈偶然之

故哉封一品夫人鉢氏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鳳山秦公之配也予被公誨愛且取久而獲聞夫人之賢孝甚詳其勵躬以勤其愛子以儉以其御下以慈其接姻親以睦始公之參洛藩政也而勍寇突至訛言公失利夫人無憚容曰是守臣之分也長子泮登鄉錄間黨譁傳相欵艷而夫人無喜色曰是書生之常也志意凝定惟義念焉是喻而外至之物一不以動其中於其大者尚然而况其細乎是以翟茀屢駐於彤扉而燕賚頻仍寵榮極天下之寵榮也

龍章褒獎五封而臻

一品秩

極人臣之秩祿也

被霞

橫上僭公以躋耄耋

而子姓猶侈多且賢

趨走後先承頤

娛志不乏其人焉康樂極人生之康樂也此豈惟今日

所難求之古人亦未易得且傳記所載榮遇如班大家

後嗣如桓少君豐崇如馬季倫可謂盛矣然或虧願於

偕老或頽宗於叔世則夫人者豈非鍾間氣而獨盛者

耶夫人常得危疾其子汴人丁爲督府都事者齋戒以禱

其夕夢神人語之曰勿憂而母至百齡未已也明日一

藥遂瘳至今起寢輕健容髮不衰無疆之壽不既有徵

乎蓋夫人於大家之推重少君之懿淑季倫之敏慧實

兼有之綜理多方而封培日固公得無內顧慮不揚中

外之休績夫人不下堂帷而其功固已陰被乎天下神之相之豈一朝之孚格已哉古稱有備德斯有備福蓋於是乎益信迺十一月十有二日實屆初度宗廟姻戚胥慶於鄉邦公之知舊及都事君之僚友胥祝於都邑夫惟神之所祐人從而祝焉斯不爲徒祝爾矣詩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予不佞請以爲諸君先焉

封夫人楊氏八旬初度序

封夫人楊氏贈禮部尚書一川先生忠烈孫公配也夫人就諸子祿養于京師旣數年季泉太史以送母例請奉以東歸謁忠烈廟而展墓踰年爲嘉靖辛丑復奉

以來蓋其子伯泉錦衣仲泉中舍及季泉並仕于京故夫人視京邸爲其家云時壽躋八十康強無恙六月廿有二日實維初度朝之縉紳將登堂稱慶焉而掌錦衣都督春臺陳公輩於伯泉僚友也先期以文屬予予辱在鄉邦後企忠烈公之風而幸交於伯泉諸昆弟獲聞夫人之賢非一朝于此矣謹爲序曰天下之大綱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而文王繇易之家人不過利女貞三言稽之古昔若塗山洛陽底以佐興弘業而昌祚于無窮蓋君臣父子自夫婦焉以始故詩以釐女士爲錫福之本亦文王意也楊姬江之望族也夫人生而靖慧

夙成比歸于孫則惟忠烈公雅尚是承儉以禦乏勤以
利用孝奉姑嫜諧及宗戚享祀必蠲燕遺以時綜庶務
御臧獲曲盡其道由是忠烈公于學于仕得無內顧慮
文章利澤日宣以博卒之從容大難就義如歸垂耀旛
常而廟食終古固夫人中贊力也三子皆英粹不群而
夫人所以相義方者備至柔剛之克董勸之方惟其才
亦惟其時也而伯泉昆弟遂以懿學完德擢文武科高
第陟華近馳芳名其揚厲不休以翊隆

今日人皆信而望焉此固得之過庭之日而慈幃規誨
焉可誣也君臣之大義立而父子之天性全蓋不下堂

墀而仔肩宇宙之大夫人之遐壽也而豈徒哉夫天陰
驚下民綱常爲大若夫人者非天地百神所並祐而不
釋者歟登堂而祝者以世道而不以其私詩曰神之聽
之終和且半其是之謂乎宜不爲徒祝焉矣

封一品夫人朱氏七十榮壽序

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未齋顧公配封一品夫
人朱氏以嘉靖己亥壽七十正月五日初度公門人翰
林編脩駱君質夫輩若干人相率徵予文以賀予不肖
附公榜末辱知愛越三紀于茲夫人之德獲與聞焉久
矣屬者吾母沈淑人嘗登堂拜夫人歸而歎曰吾今日

見所未見之盛事也少保公擢倫魁歷清華垂四十年
夫人封極品享厚祿壽屆七旬而鬢髮渥顏啓寢若少
壯入其門其庭戶靖而不譁升其堂其器服羨而有度
其設置叙而有法其儀文縟而有禮子若孫之婦女子
子濟濟秩秩於几筵之間諸曾孫又琳琅交映乎階陛
之側而夫人莊靜敦默誠敬克於內而和厚達於外蓋
福履之隆閨儀之懿女德之醇吾曾未之見焉某聞斯
言則竊爲少保公慶抑亦爲天下慶也夫周室之盛本
之嬪京之德而文王繇易之家人不過利女貞三言蓋
功化之流遠者始乎近也外者基乎內也婦之所以大其

諸猶臣之於君乎咸惟其遇之難焉耳天地遇而萬物生焉君臣遇而萬化行焉夫婦遇而萬福興焉少保公誠心直道旁通而博決無矯容無飾行孜孜焉惟康濟天下是急而又當熙洽之世遇

大有爲之主膺隆眷秉國鈞固將瑞成一代之治以大慰群方之望而夫人氏之相之者又如此則豈特一身一家之慶而止哉是故女德醇則弘化有基也閨儀美則外治有資也宣闢雅之風順經綸之績贊陰陽之理追時雍之休皆造端於輔夫人氏之身成周而降吾曾未之聞焉於是乎康茀祿怡脩齡以繫慶於天下則

一身之遇而天地萬物之遇皆由少慶其孰大於是其
欣欣焉祝壽考於無窮固宜天下少不謀而同也而况
於游公之門者乎予故敬述所聞嘗諸君之意以爲天
下先焉

壽封太淑人鮑氏八旬初度序

詩稱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天之於民也陰鷙相協無弗
周也然於積善之家則常若父母之於鍾愛子也而尤
篤之祐其篤祐也必於其根基平先焉近者遠之根也
內者外之基也故易家人繇曰利女貞自二言之外曾
不加一詞焉夫發生不患其不茂也深其根而已矣管

構不患其不固也厚其基而已矣女貞而家之昌也從
之予觀於今之天下世濟厥美如台之洞黃氏者亦鮮
矣自文毅公典銓司歷官至亞卿以公正明慎聞天下
其子方麓公復典銓司趾美文毅方麓之子久菴先生
歷官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今爲少宗伯于南都凡閱三
世更數十年名行功業之盛如一日然而不少間焉可
不謂難乎封太淑人鮑氏之歸方麓也孝敬以事其上
勤儉以襄其家凡文毅公訓言必謹識而服行之條列
而昭揭之以嚴勅其子故宗伯貞志徽猷上繼祖武以
益恢厥家固其天性之美而太淑人克開之力亦惡可

誣也始太淑人在室豪宗聞其賢欲爲奪昏計者太淑人炳幾預防卒遠強暴其哲謀貞固所謂女士者非耶而黃氏自晉宋迄茲世修儒業文毅又衍而大之天之鑒之也舊矣乃不惟釐之太淑人之賢而又康樂其心志保固其精神年八十矣而强力不渝於以永固黃氏之根基而篤之祜焉黃氏之徼福於天者何如也且太淑人旣兩被

封典而宗伯位望名績如日方升

寵榮之及猶將未有涯焉天之嘉報於太淑人者又何如也十月八日實維初度於是宗伯之屬合若干人濡

被德教而遡厥所自者，相與徵予文以宣頌禱之意。予雖不文，然辱交宗伯最久且深，所以爲太淑人者，猶諸君也。乃拜而序之。

賀碧洲陸公序

嘉靖丙戌憲副碧洲先生陸公壽七十臘月二日其初度也。維時仲子振之專侍養而伯子容之適以郡守考績得便道過家，季子舉之以翰撰奉。

命歸省惟叔子衡之官武選以職務留京師則亦致箋稱慶。而元老孤卿翰苑詞臣諸曹皆執事與宦游四方而嘗受德承風之士莫不摛章賦詩遙伸頌祝。於是郡

侯高公暨厥僚友以四明盛事不可無贊謂予於公世
媚惠德最深乃以序請邦奇念少嘗侍公誤以舉業蒙
許可且勉以養德性臻遠大佩服三十年未克酬萬分
一蓋負公之訓爲多而不腆之文又焉足爲公頌乎顧
其仰止之心與郡侯致祝之志有不能已於言者蓋公
由進士拜監察御史擢副閩臬謹言嘉績未可縷數然
予嘗兩赴會試齊魯閩粵之士談善政者載路及居京
邑縉紳之望英采者滿朝出官外服問起居而歎福履
之隆者洋洋乎荆益之間焉是故誦貓相乳之謠而知
友于之慶也觀賦書而知施政之審也覽賢能之書而

知取士之得也繙班對錄而知不畏強禦之節也閱石渠之藏而知奏議之精且核也然伸志於

孝廟勵精之日而儉德於權奸淆政之秋經綸之蘊阻而弗售者則多矣而又於後人乎發之不其盛歟昔張孟侯每一陞職其父輒自田里一至京邸間遇歲時公卿奉酒上壽極歡竟日當時咸相慶羨而太史亦逐書之以誇耀于後若公身旣顯榮諸子又擢高第踐華要歲陞而月陟然且不出戶庭而稱慶嶽降之辰者極海內名士琳琅珠璣璀璨軒楹尊罍交承將浹旬而未已也視孟侯氏奚啻什百舉之當史局豈得以家事不書

哉且夫麟鳳靈芝醴泉之屬所產郡國必以上聞爲其爲天下慶也文章器業如容之昆弟正惟受之家庭養德性而臻遠大者其於國家非所謂耆欲將至山川出雲者耶夫天下耆欲莫大乎得人才而圖盛治公有子若此而壽眉老傳康強如未艾對客談政體臧否人物若高屋建瓴水竟日不倦不盡之筭且當身視榮業之成焉則是以天下耆欲而萃公一門以公所耆欲而達之天下於以增耀四明真千載一事也宜吾郡侯之賀之也

壽碧洲陸公序

代作

國家建極鈎福于茲六十年宗仁奉

命出令于鄼亦惟我

皇上之攸錫以嚮以威凡鄼之士富康壽考獲之好德
如箕疇所列固亦有之而求其若憲副陸公之福之盛
則未易得也豈惟鄼之不易得也汗竹以來殆未之多
見也何則身比而情至彝倫爲大五倫之間一有弗順
則不免於六極之憂福於何有而箕疇五福乃顧弗之
及焉不以其難全而不可冀乎夫難全而不可冀者而
公具得之是固關氣運之隆昭累洽之休乃國家之盛
事而非一人之私慶也蓋嘗問公之父子則自大司寇

康僖公輔

國允宗世濟休德而公式承之以授厥諸子傳家政于內而揚芳烈于外咸迪平生之昭訓問公之伉儷則封孺人楊氏受冢宰碧川先生之家規靖恭慈惠協相典刑以封殖厥世偕老益康以咸受多祉問公之諸昆則勢而不怙富而不侈膂力大耋而不愆熙熙平樂孺之風愈久而不替問公之

君臣則當

孝宗親政揚歷中外言聽計行炳炳有成績茲三朝而諸子相繼取甲科陟華騰聲褒錫之恩如川之

方至問公之朋友則天下善士何所弗與而三按外服
兩監文場門生故吏數百人父子四舉進士縉紳之間
年者合千餘人聲光所及四海之內晚進末學莫不跂
首而承休風而况年相若地相比者乎夫盡其道於彝
倫者人也猶可能也合彝倫之內無弗順焉者天也不
可能也於人而異得於天是箕疇之弗敢冀焉者也

詩曰
戰穀又曰純嘏爾常蓋聞其語未聞其人乃
見之公今壽七十視久如晝履峻如夷所謂
甫有旣耶予不佞敢及初度率隣邑令若干
人保全之頌以茲文播告天下以鳴

福之感

伯陸碧洲八十壽序

戊之歲碧洲陸公壽七十予嘗兩爲文致頌禱
今又躋八十矣福履日隆而啓居之輕健猶昔
年鄧大夫士仕京師者若干人歛慕公之德福
而將之爲初度壽觴伯云孚聞諸漢儒所貴乎
曰王澤之壽曰行仁之壽曰聲聞之壽歷稽古
不斯三者亦寡矣雖有之亦未有若碧洲公之
盛也公舉進士爲監察御史爲按察副使厥子容之
衡之入咸雍高第布列中外父子四人並賜金紫列

鼎累綱四十餘年重封疊錫鼎來而未艾斯其於王澤
也不已渥平憲節所臨曰廣曰魯曾曰閩激揚有道所在
成績而兩監文場一巡海徼文事武功克殫心力乃又
以其餘力訓迪諸子俾咸攬厥蘊以惠我生民蓋宦轍
遍天下而德亦隨之斯其於行仁也不已溥乎公在庠
校則馳聲庠校在朝著則馳聲朝著在畿甸要荒則馳
聲畿甸要荒已而養高林泉而諸子又爭相振奮揚休
光被崇秩凡天下士見其人曰碧洲公之子也聞其才
且賢曰碧洲公之教也被其德若功曰碧洲公之遺也
盛天下士無弗知碧洲公焉斯其於聲聞也不亦隆乎

人之生也王澤弗及則身困仁義弗施則心疚聲聞弗揚則名辱夫如是雖壽何益然而三者備矣非壽又弗享也公王澤而旣渥矣行仁而旣溥矣聲聞而旣隆矣而其精神筋力之堅完年愈進而不少渝焉無疆之壽不亦可豫占乎哉於是乎享之彌長而積之彌光公之慶固有關乎天下不獨爲四明之華重焉耳臘月之朔維公誕辰遙想四明之陽尊鯀殮牽鱗翠庭闈而予儕世辱公厚者乃各繫官于茲不獲從諸親奉觴於情有不能自抑者乃登文於軸以宣鄉邦之情而亦以爲天下道焉公受觴之日亦將莞爾於斯文

憲副陳公八十壽序

嘉靖癸卯冬十一月日憲副半湖陳公八十生日其親友木軒何君暨大尹陸君諸昆仲以吾鄉大夫士咸稱觴致賀前期寓書留都而屬予以文夫壽七十稱古稀八十則益稀矣僻壤逸民尚不多見况求之輸忠服勤登顯秩秩服金紺者不又稀乎哉且古稱八十曰耄常也今半湖公之論天下事也與古今人物也滚滚若懸河不窮衡量品題尺寸鑄銖不爽其履耄彌智非厚稟於天超殊於古今者耶人之情見事有適至稍異而可喜者賀矣况超殊如公可喜孰大焉若之何弗賀禮八

十常珍優異壽也畜系之弗羸侍奉之非人窮寒窘急日不聊生雖長年無益也公既歿配封安人范儼德偕老勤約不渝厥子某綜理有方溫醇檢飭羸金皮帛晚益充裕常珍之奉益不勞而具而諸孫又克敬克承所以顧公口體而娛其心志殆未有艾也若之何弗賀起家進士官刑曹敏而克審毅而知恤令松溪歷守武昌撫州以至陳臬事于江右不侮鰥寡不畏疆禦進退不以胥其意而利害無所休於中是故其民依怙若慈父而其去也追懷如孺子譽望既日祀乃以疆直自遂取忤愴壬家食幾十年其廉靜足以挽俗其剛方足以範

士其究悉利弊明習典章足以資政盖進而利澤敷于
世退而風節表于鄉公壽愈高則人之享其惠也愈長
視泯泯棼棼徒康其一身而已者何如耶若之何弗賀
公世居罌湖去吾家不十里自吾父叔咸交好焉而吾
妹復女於公之長子某予辱與公同舉禮部同歷仕中
外予屢謝歸又獲相從邇教益蓋目見公之所行事而
心識焉久矣夫事有偶逢而幸得者每不可以久如公
福履吾何以知其愈久而弗替耶蓋人之生也直而公
之長生也全其直

、壽豐太夫人序

四明多宦族士大夫讀書尚禮飭帷薄凝風範足以燕後昌教亦往往是而其嚴楞邃穆越數百年簪紱繙乎外而矩矯傳乎內久而不渝若城西豐氏者其冠也蓋自宋清敏公以文章忠孝崛起當代頌之爲水衡而後學仰之如山斗傳十餘世至封宮諭西園公端重介特慕古若渴避俗若脫精享祀嚴家政承方伯公之遺規今太宜人周氏中贊之力居多焉子原學爲翰林學士孫存禮爲南京吏部主事所謂文章忠孝邇相受於家庭而遠紹清敏之遺風亦獨非慈闡之教哉先儒稱家難而天下易而文王係易惟三言曰利女貞詩人叙周

家之盛推本乎嬪京之德天下事遠肇乎近而外名
卷乎內勢也敷華茂碩如豐氏夫豈一日之封殖哉而
入宦人所以承啓乎其間者何可誣也宜其壽躋七十
年寧無悲被

公封食公餘寵光未涯而諸孫又森然下之有祠會之
芳哉遞四月十有四日實維初旦適有禮考績之吉便
遇尋嘉慶邑宰劉侯容甫與存禮同往進上將稱賀謹
文於丁子旣世辱學士先生父子之知愛秉筆隨先生
史局十餘年雖茲屏居海壘而四明之獻足以揚厲而
爲天下風者豈少也而况若豐氏之奕休乎而况劉侯

少諸之勤乎

辭葉東瀛都運序

壽人所欲也已得之而榮人見之而歎駁爲其才之有用
於世也而世之祝嘏者必曰東海海納百流而不盈茫
洋無畔岸悠久而不可窮及其膏澤所被無遠弗届不
啻九里之潤膚寸之騰觸耳是以獨浩浩焉爲巨物於
天下囊貯萬寶而人莫之嫉且忮焉者不以其有用乎
而吾求有用之才於天下何其難也質者齷而弗肆能
者卒而弗實屈穀大瓠不可以竅而宋人待客酒酸大
壘而莫知其端茲其爲天下患也尚矣若吾葉廷用先

生非今之有用才乎嘗守福州綏懷如郭伋陟刑曹仁
明如吳祐出司漕鹽精勤簡要如劉晏蓋恪而不隘通
而能斷與人交致極其情先施不報而不爲較是以能
不困於膠固不敝於矜嚴所至事集德意達而名譽昭
其得壽也則旣榮於已而歆於人矣先生上海人也其
家去海不數百武豈其鍾於海者之獨優乎然上海多
才士而予所獲交者先生暨陸太史公二人焉二公視
予長且賢精強有餘力將益弘厥施以永康茀祿予少
且劣髮已種種又方擅廢而其志則未已也去冬十一
月間先生有事京師便道錦還適始生之辰集親友相

燕慶而太史公亦與其間乎惟弗得侍几筵觴東海之
波遨戲道舊故以爲恨今年先生壽六十予安得以遠
自越江而自疎外乎乃以不腆之文爲先生壽而因以
寄聲於大方

壽曹郡侯序

予嘗觀於蜀之水自岷山而下東兩峽間若蛟騰鯨駭
怒厲決驟而詰屈盤廻方泄而瀦欲去而留不知幾千
百折極諸變態而後大放於荆揚之間其山則磾礧峭
拔若斲若削綿亘旁午舉全蜀之地而闔之其風氣
蓋鬱積磅礴而不易泄故其人賦而性也通而固攝

而爲精也堅而完是以卓犖警敏之才往往建鴻立奇于天下而鎩鏗李八百之徒又以其壽特聞孰非山川之氣之爲之耶靜軒曹侯蜀之什邡人也節推杭郡郡嘗有疑獄越三年更數手旣致大辟侯一訊立辨其誣人以爲神賊彬作威遣使督造御器所司估直二千有奇而使者請益不已侯制弗許比工竣猶餘銀四之一他如採荒均役之方未可一二數由是聲望益起擢四明貳守四明之弊其大者在猾胥黠豪刻易版籍隱脫丁賦虛懸詭寄爲奸百端而顛蒙之民日瘁而不可支侯乃竭精校覈孳孳自暮更歲時不少暇而數十年宿

蠶逐剷其十之八民之常役歲時減五之二乃者比遭
大侵而斯民不至于火訕者我侯力也蓋所謂卓犖通
敏之才既顯試於吳越間矣今者年當服政刑爽煥發
而髮曾未入遐筭固未可量而聲稱且籍甚于當路其
由一郡而天下若蜀江之水雖力控急制而卒奔爲九
江滙爲彭蠡以瀆澤於四方其勢蓋必然而無疑也然
則我侯之壽豈非海內共願而四明人士所尤屬情焉
者耶十一月十四日維侯初度於是縉紳大夫士皆奉
觥致祝而屬予序予謹證侯長子梧邑庠生予嘗校其文
暨諸子皆英秀雅馣亦足徵義方之密慶澤之長也故

因爻之

壽福建叅政張公七十序

正德庚辰白齋張公壽七十八月三日初度鄉大夫士
暨宗隣姻戚胥稱慶于公之堂予觀天之付與於人不
能以皆全往往受大者佚小而得遠者遺近富貴之與
功名其不相待也尚矣若張公非膺其全者邪公自弱
冠游吳越淮淝間所爲詩翰人得其片楮爭傳而珍之
蓋其音節格律力師古人而獨造其妙以成一家之言
視世之憑藉規倣終非自得吟愈苦而愈不能奇者相
去遠甚爲舉子文字率亦不類時作故久弗獲售文而

得科第訏刑南都出守興化所至以詞章政事推于人
人及最績銓曹中外相屬望方嚮用而公遽以老請當
道難之則請爲之增秩以遂其志遂以福建叅政致仕
盡屣脫塵鞅曾不以得之不易而有所纓其情焉夫以
公之文章風槩固足以重當今而傳後世所謂遠者大
者既得之矣至其身之所食別離蔬昇列幾二十年而
位至三品橫金衣緋歸休乎甬江之上徜徉嘯詠又數
年於茲而渥頰皤髮筋力之盛曾不少渝于舊有子二
人克承家學名稱籍甚於庠校之間凡人情所願公又
皆盡得之此固世之所間有宜乎人之以爲慶也且昔

之人文詞行誼不有垂于今者乎對方策而思之恒不得親挹其才子儀而與之上下其論議以爲恨今與公生而並世居又相接也可不謂幸歟則願公享壽百千以永遂其親炙之心非夫人好德之常乎今日所以會而祝公其意豈淺淺也酒旣行諸大夫皆廻祝公之親友倪君汝新余君子華輩屬予爲序其意云

、壽凌太安人七十序

太倉周侍御充之嘗言吾郡侯周公家法之善也蓋公尊翁先生方嚴好禮動必由矩矱無間于燕居廣坐子弟少弗率卽拒弗容見俟其困悔請改乃已有古萬

石君之風焉而公繼母封太安人凌氏又克相而成之故其昆仲子姓顯於朝者舉於鄉者藝學於家者少長隱見不同而皆循循雅飭挺然出時輩故吳中稱家法之善周氏莫先焉夫德之成也有自而政之行也有本周公以祠部郎中擢守吾四明躬迎太安人於家既而弗得請則以其家畱養焉而不以自隨夫短縷不可以汲深行潦不可以施遠公篤於其親其臨民也推所愛而及之何必爲赫赫名而吾民固陰受其澤日以淪浹而不自知吾於是益信充之之言而古稱以孝友施於有政政其果可以無本乎哉太安人今年壽七十十月

日初度公猶以不及親侍嘉慶時興狄公之思而形
之言吾鄉大夫乃相謂曰吾郡之受我侯澤也太安人
之遺也侯之不得自遂其私也爲吾民德也且魯人頌
僖公必言令妻壽母者樂之也樂之也者被其德思其
所自又知其心之所欲莫大於是故頌而樂之也倉州
去四明不數百里太安人老壽且康起居之狀日得而
聞焉則固可以慰我公之心何必以不遂其私爲恨而
戚戚焉哉夫有以自慰其心則所以澤吾民者愈專而
不懈民之欲報不得而交致華封之心者愈篤而不忘
太安人之福履將愈遠而無盡公之孝豈不愈大而不

可量也哉又何必依依左右然後爲善養也夫感其德願其親之壽發紓吾民之情將而祝之以慰公之心而大其孝皆不容無言也而公弟文卿地官暨其鄉友克之侍御皆予同年進士相周旋甚久得聞公淵源所自蓋莫詳於予也故敢爲鄉大夫叙言之

馮太安人七十榮壽序

昔尹彥明之母謂其子曰吾願汝以善養不願以祿養也夫祿養豈人情所不願哉顧有時乎弗善於干祿則寧舍祿以從善耳方今

聖明在上士非善弗祿未有祿養而不兼乎善養者也

以馮太夫人之善教其子則夫備膺榮養乃其身所自致人安得不重以爲華邪馮總督舊家而太安人范氏予鄰名族養靜先生讀書尚禮太安人于歸克佐義方以成其子是故孝慈雍睦以教愛也肅莊潔修以教敬也介直節約以教廉也夙興夜寐以教勤也其子望之舉進士歷官工部刑部廉以監稅則商旅被澤矣勤以蒞事則庶績有凝矣愛以恤刑則獄無寃濫矣敬以事上則官無曠怠矣是以名譽益著而祿位日躋太安人榮受璽封就養京邸體康而心恭行年七十而鬢髮鯢齒步履輕健壽筭蓋未可量而望之之才當恭亨之世

所以益光孝養者亦寧若是焉止哉予嘗觀於天下祿
養而不以善則辱且憂善養而不以祿則困且瘁太安
人之克成其子也望之之克安其親也可不謂慈孝矣
乎教不渝乎閨闥而德流於民生養不越乎庭闈而祿
均乎海宇慈孝之至也是故善莫大乎仁親養莫大乎
及物樂莫大乎親壽盡親莫大乎本名之無窮此望之
之所優爲而人亦以望焉者也乃十一月十有九日太
安人初度望之承命錄囚于江右將奉太安人便道過
其家鄉大夫士愈益華之既相率稱慶于堂而復屬予
文以爲鄉邦勸云

壽南京刑部郎中戴公七十序

昔陳文範以淳德雅度推重士大夫間而其子孫爲卿
爲公咸席其澤吏民怕後言之以爲一代之盛蓋厚積
博驗固理尋之常然而古今之必驗者也封南京刑部
郎中茂軒戴公溫色以愉其親稱其以周其弟柔巽謙
恕以持其鄉鄰姻戚同教乎湖郡而士宗其範攝政于
仙遊而民安其仁故吾鄉言德行之厚者歸之配曰封
宜人杜氏德惠柔嘉實和內則少公一歲而皆康強無
恙子曰時鎮以進士歷官至郡太守時霖登鄉進士時
重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時化遊郡庠至於服家政而受

公之傳者則又有時確焉公之居甫也凡六載而遷連
城教諭其辭而就封也以時鎮貴而重恩累錫有未可
以數計者故吾鄉言福履之盛者亦歸之夫以文範父
子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奐當世靡不榮之然入範起
於單微有子六人自二方之外無聞焉而又當東京之
季鄙禁方脫而足已授於張讓之門何其勞也戴故鉅
族也先太守公歷仕四郡咸被休澤茂軒公實承厥教
以迪其子姓宜乎簪綏聲華紛綸而並起文章德業方
興而未艾是豈非厚積博發之明驗而公且將優游怡

偷游沐

寵光於重離照臨之日亦奚必羔鴈成群而足爲榮乎
戴氏與予家甚近又世爲姻姪公之懿德予旣幸熟聞
而習見之獨未獲接先太守公而亦嘗三至湖南之永
州其德政傳於故老而載於郡誌予又幸親見聞焉則
今茂軒公登老傳之年八月三日逢覽揆之節而其門
人全本仁周元晦輩以壽序見屬得無意乎夫海晏河
清之世歲豐而民阜宗姓親舊時獻迭祝以洽懽觴俎
之間不知文範平生亦嘗有是事否而諸弟子中彬彬
多文學之士亦安知無班范之筆以紀揚其盛者乎則
又奚必百城繪圖而後爲美也請以是爲公壽

封禮部員外戴公暨配杜宜人偕壽九十序

封禮部員外茂軒戴公之壽七十也予獲從諸親後登堂稱慶焉封宜人杜氏少公一年而皆駢容黜髮進退起居輕健如少壯于時賓客如雲莫不欣欣瞻望噴噴稱美以爲不易得也越茲二十年公與宜人壽九十矣邦奇糜職京師每詢動履則聞精力加強而榮嘏彌庶則欣躍頌歎以爲振古之所稀聞而四明之所未有也猗歟休哉夫人生所願望於平日而倚賴於暮齒者惟子孫之才以顯耳而不可必也幸而才以顯矣而已或不待則身後之光榮孰與生前之娛樂邪求之古昔惟

宋陳省華氏伉儷齊壽而三子顯名史氏傳之至今以爲盛事杜宜人生子五人焉而四舉進士德氣之溫粹才行之超卓聯輝而交映謀猷事業闡焉未涯蓋璠璵經緯趾美王韓而四謝四洪殆不足以方之則視堯叟兄弟爲如何而省華氏之儕老又未聞其並躋大耋康強熙茂如公與宜人也公孝友天至淳古性成人有過如不聞有急惕然如在已貢于鄉校分教于興化諄諄課誨而動之以誠士賴以成名者甚衆宜人自少淑給諫公之家教慈惠貞懿安安而有則古謂享殊福必有殊德於公與宜人益信公先大夫郡伯公敦龐弘博好

善不倦歷仕四郡並著愛徵而壽亦踰九十以終蓋凝
命基祉其所從來遠矣先郡伯公於邦奇先大父爲端
隣平生莫逆先君復與公伯子靜山郡伯先生結盟鄉
社邦奇又誤被知愛於南岡僉憲東石憲副少石工部
而工部仍惠媚我宗叔東沙都憲以是公集慶之由雖
天下知之然未有詳於邦奇者也念昔稀齡之慶嘗奉
鄉先生生意爲文致祝今也上壽初度鄉之仕于京者政
政于家者復合辭徵文焉而東石憲伯適自京師授官
之任便道歸觀遙相伯仲金緋照耀桑梓而靜山以古
稀之年舞綠於其慶之日人生至樂孰其儂之奇也情

不密過謹序而將之雖不腆之辭不足以發揚盛美
夙稔見聞無敢溢譽庶幾徵天道以啟動鄉俗未必非
諸先生之意云

壽宜人趙氏六十初度序

宜人趙氏少叅襄公配也今年四月四日其六旬初度
而壽序者祝壽之文言也以初度壽者今之俗而祝壽
則古之所有也人有德而好之不必其德于我也况其
德於我者則尤好慕之而願其壽尤人之情也是故不
容以無祝也且夫人之祝壽爲其有所享也今宜人者
方安焉備享乎諸福之隆則其壽豈徒哉而又胡可以

無祝也是故文章軼于時名聲動平俗進平廟朝敷播告而賓遠人橫金紆朱振平昔之鬱崇而需生靈乎惠澤者宜人之獲其配也勤儉以克家積學以待用陟于堂順而敬聚于庭恭而友翠竹碧梧鸞停而鵠峙者宜人之有其子也簡苗其芽姿英而色秀瑤環瑜珥瑩然輝映而可悅者宜人之有其孫也而其

錦誥龍章霞帔翬翟不出閨闥而沾命乎九重數之崇也祿受於天稼宜于田筐有帛庚有粟唯諾趨走惟意所役養之厚也凝莊其容豐碩其貌望而知其福之盛也勤而不憚富而不驕貴而不亢內以宜于家而外以

宜于族聞而知其德之隆也年六十矣而動屢不渝于
舊則其遐算可徵而德之隆之致之也初度之日內外
親屬怡然登堂而致祝者懷其德而願其壽幼者獻長
者醉晏笑終日亹亹而不能去者願之深而樂之也予
茲係官于朝未得以與其樂而緘辭于千里之外地雖
異而情則同也宜人于予爲表伯母而其子曰穆者又
予妹婿也始予年未弱冠而偕計于京師則已拜瞻宜
人而日辱愛焉是親戚之分加隆而惠愛之情加篤也
故于宜人旣爲之序而復係之以詩歌蓋其意有所不
能窮而言亦不容于遽足也其詩曰

氣清和兮首夏天雲片片今輝瓊筵親賓會今咷語
喧雜簫鼓兮堂之前霞之帔今鳳之冠紛絳縗今載
雲軒從青鳥兮來翩翩酌瓊卮兮咷而言從若今兮
千萬年

封宜人趙氏七十壽序

吾表伯毋宜人趙氏壽六十時邦奇于京邸爲文遙賀
蓋於寵封之榮鼎食之腴伉儷之諧祚胤之盛嘗叙言
之既復以爲備福如宜人今之天下未有其儷求之古
人名寵如班大家後嗣如桓少君豐崇如馬季倫可謂
盛矣然或虧願于偕老或頽宗于叔世則吾宜人之福

信古稀之福也自昔至今又十年矣而容髮啓處無改
于舊壽亦所謂古稀之壽也我袁伯父少叅公於吾祖
君父情投斷金仲子邑庠生穆實予妹婿而予吳氏甥
又以字宜人之孫世誼之篤將綿引而未既也昔李太
尉謂其外孫鐘瑾似我家性以其孫膺之妹妻之然膺
性峻激於其妹婿乃有不同孟軻之譏是故姻婣之世
續恒易而氣味之兼同實難若邦奇於宜人之門歷數
世踰百年如一日然而未始有間焉者又豈非古今之
希見也哉宜人於大家之厚重少君之勤約季倫之辯
慧兼而有之乃其所以厚姻䣊而基百祿者也而邦奇

實詳知之則雖乏師古之文而申致慶祝於十年之間以暢豫諸姻之心而風勵閨門之教亦惡可已也雖然宜人德福之備與邦奇世契之情雖屢書而不能盡然嗣今以徃駿駿耄期之年則所爲頌希世之美者固當審不盡之意以俟于無窮

張文定公集卷之八